

# 加強中長遠旅遊業發展策略規劃

立法會議員 周浩鼎

## 建評

今年是疫後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的首個春節假期，部分口岸實施特別通關安排，延長開放時間，深圳灣口岸更是通宵開放，方便旅客往來。以假期期間兩地跨境口岸運作及人流車流過關情況看，這特別通關安排可說是比較成功，訪港旅客人次也表現理想，可說為龍年本港旅遊業作了個相當不錯的開端。

據政府指出，初一至初四的出入境人次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有超過三百九十萬出入境人次，當中訪港旅客約七十五萬人次，內地客約六十五萬人次，較二零一八年的六十四萬人次有增長，安排運作暢順。旅發局則表示，初一至初八共有一百四十萬旅客來港，內地旅客佔有一百二十萬，其中四成三均為過夜客。酒店於新年期間的入住率均達到九成，與疫情前差不多，反映旅遊業呈現復蘇跡象。

此外，今年特區政府在大搞「夜經濟」主

題目下，春節期間適逢西方情人節，政府舉辦多項活動，吸引本地居民和旅客參與共慶，包括：花車巡遊、巨型飄浮紅心「Chubby Hearts Hong Kong」，以及民政總署聯同十八區民政事務處及區議會以「日夜都繽紛」為主題，在全港多區舉辦富地區特色和傳統文化活動等，整體市民反響評價亦算不俗。

## 建設高端遊艇碼頭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預告今年上半年將有超過八十項盛事，一方面想讓市民享受各種活動，也希望吸引不同的旅客來港。他說，目標是希望旅客在香港有開心愉快的體驗，會繼續做好有關工作。面對包括內地其他熱門旅遊地點的快速發展，以及鄰近地區進一步便利內地遊客出入境的激烈競爭。民建聯期望，內地可進一步擴大自遊行城市範圍以及恢復「一簽多行」措施，同時，特區政府須進一步尋求發展更具特色的旅遊體驗與產

品，以吸引訪客選擇到訪香港。鑒於現時中東旅客到訪亞洲城市，多以泰國為首選，香港及日本則為次選。本人建議，香港應着力提升在中東市場的旅遊競爭力，包括針對整個中東地區的旅客作出相關措施及配套。

另外，本人建議當局在屯門區研究建設屯門高端遊艇碼頭。本港現時遊艇泊位面對長期不足，要大力建設本港高質量旅遊發展、遊艇等高價值旅遊產品服務，以吸引高消費客群。不過，要發展遊艇旅遊，香港目前仍然面對海事處條例不合時宜、泊位不足以及未有成熟的措施及配套，因此，當局須透過適度調動資源，引導各部門協作，才能加快發展遊艇碼頭經濟。

由於政府今年初已成立旅遊業策略委員會，並檢視和更新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目標今年公布藍圖2.0。因此，政府可在制定發展中長遠策略及具體措施上，積極考慮本人以上看法及建議。

# 時評

## 加強協同 放大盛事效應

為提振香港經濟，特區政府以推動盛事經濟作為抓手之一，今年將更多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展覽、大型賽事、大型表演、大型活動等，希望吸引全球各地訪客，帶動旅遊、餐飲、零售、酒店等行業，將「人氣」變成「財氣」，令人期待。當然，舉辦單一盛事的效益有高低，要將其轉化為更大商機，仍需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加強統籌，想辦法將一些盛事活動（Events）「谷埋一起」，形成協同效果，有利更好放大盛事效應，實現1+1>2的增值效果，加快經濟復蘇的步伐。

受周邊因素的影響，本港經濟復蘇速度不如預期，穩住並提升本地消費意欲，廣招四方客，已成為改善香港經濟，帶動增長的重要動力。過去一年，政府在主辦大型盛事方面，花了不少工夫，吸引了眾多捧場客，單是農曆春節黃金周期間，約143.6萬旅客人次訪港，超過2018年同期水平，年初二煙花匯演當天連偏遠的酒店都住滿；去年過夜旅客平均在港逗留3.6晚，較疫情前的3.1晚增加16%，旅遊和零售業復蘇漸見成效。據估算，每150萬旅客來港，會帶給本地生產總值約0.1個百分點增長，繼續更好舉辦盛事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今年香港各項盛事陸續有來，堪稱「全年無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指，香港今年將舉辦至少150場會議和160場展覽，如全球最大的韓國潮流文化活動KCON、美國最大的流行文化和時尚展覽ComplexCon等；部分疫情期間轉到其他國家或地區舉辦的大型展覽，如去年移師新加坡的Vinexpo Asia酒展等，亦會陸續回歸香港舉辦。而單是今年上半年，就有超過80項大型盛事舉行，涵蓋文化藝術、體育、經濟金融、貿易展覽等，令人目不暇給。

所有的盛事活動，本質上都是為了吸引多些旅客及商務客訪港，親身感受本港的獨特魅力和文化氣息，最好是願意在港「多留兩天」。從引入、宣傳，再到提升接待能力，做好交通住宿、安全保障等方面，政府及業界都要做好預案，加強配合，才能借助盛事刺激經濟。尤其要看到，一些盛事之間，其實並非孤立存在，業界已在嘗試協同之道。例如早前有來港參加一個金融峰會的國際人士，坦言香港渣打對他很有吸引力，正好峰會舉辦時間與渣打馬開跑的時間相近，因此特意到港參加活動，一舉多得。而曾在香港參加世界桌球大師賽的「火箭」奧蘇利雲，其間也抽空到港島金督馳馬徑等地跑山，直言體驗一流，還想再來。可見，香港眾多盛事和旅遊資源，各有魅力，若將之好好整合，一起包裝推銷，讓遊客行程更豐富，新鮮體驗不中斷，自然令吸客留客效應加倍，一項盛事已能讓旅客玩足一日，發揮盛事疊加效應，把客留多幾天，延長消費時段，對旺丁又旺財一定是好事。

政府已宣布成立跨部門盛事統籌協調組，擬加強溝通合作，推動、支援和便利盛事在港舉辦。希望當局加強跨部門統籌協調，聯動各項盛事，放大磁石效應，並結合商界和民間力量，更好展現盛事之都的魅力，推動人氣和財氣匯聚，讓盛事經濟更紅火，釋放更大紅利。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 特朗普尚重掌白宮勢主攻印太

周八駿

## 鑪峰遠眺



周八駿

巴以新一輪衝突出乎拜登政府的意料。拜登政府原本的戰略布局是，在歐洲，綑綁北約和歐盟來把俄羅斯拖死在俄烏衝突上，在中東推動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和解、邊緣化巴勒斯坦而抽身，調集美國的戰略能力在印太地區加強、加快遏制中國。

於是，2023年11月，拜登政府利用美國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第三十次非正式會議之機，在此次峰會期間塞入美國的私貨，即：由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主持，舉行「印太經濟框架」（IPEF）部長級會議。

美國在2022年5月啟動IPEF，其動機和目的是，拉攏一部分印太地區國家另組一個同APEC、東盟和RCEP既相重疊又相分割的小團體，以抗衡中國。

所謂與APEC、東盟和RCEP相重疊是指，IPEF的14個成員國，包括APEC、東盟和RCEP的一部分成員。所謂相分割是指，在已有APEC的背景下，美國另組IPEF，欲以所謂「印太」衝擊「亞太」。美方口頭稱東盟是印太的中心，卻以拉攏一部分東盟成員加入IPEF，置美國自己於IPEF的領袖地位。拜登政府在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後，拒絕加入CPTPP，另起IPEF新爐灶，是同RCEP分庭抗禮。

## 美國處心積慮推動IPEF

2022年11月，拜登以其孫女婚禮撞期為理由，不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第二十九次非正式會議，由副總統哈里斯代表美國與會。當時，敏銳的觀察家就指出，有了IPEF，美國開始輕視APEC。

美國是APEC領導人第三十次非正式領導人會議主辦國，拜登不可能不出席。但是，他利用這一機會來推動IPEF，企圖以IPEF來引領APEC，如不成功，則今後將破壞APEC。

為此，拜登政府在2023年11月APEC峰會前，用了幾個月時間，同IPEF成員國政府展開緊張談判，爭

取達成關於IPEF「貿易支柱」的協議。

拜登政府所做這一切，反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無論亞太還是印太，正在經歷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同32年前中國和中國香港、中國台灣一起加入APEC時截然不同。

1991年，中國以主權國身份，同意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以地區經濟體名義，一起加入APEC。中國的動機和目的是，促進包括亞太地區的經濟全球化，促進香港和台灣的經濟發展。

如今，美國單方面干擾APEC的性質和使命，在印太發起針對中國包括香港的「新冷戰」，加快扶持「台獨」勢力。這一點，不會因為2024年11月美國大選特朗普很可能重返白宮而改變。因為中國被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以及戰略界共同認定為美國的最主要對手。

## 中國須加強團結東盟

2023年11月18日，特朗普在美國艾奧瓦州稱，一旦他當選下任美國總統，則將在重返白宮第一天便廢除IPEF。這一承諾，不是表明他不重視印太，而是表示他欲調整拜登政府的印太布局。

美國關於印太戰略的框架文件是特朗普政府2018年制定的。其重點有二，一是拉攏印度制衡和遏制中國，二是削弱東盟。第二點被拜登政府所建立的IPEF充分展現。

特朗普一旦再任美國總統而拆除IPEF，有利於美國拉攏東盟，但是，特朗普不會讓東盟提升其在印太的地位。只有中國，承認在地理上居印太中心位置的東盟也應當在區域經濟合作上發揮中心的功能。特朗普將很可能做的是，企圖把東盟納入美國全面遏制我國的棋盤，分化東盟與我國的經貿關係。

2024年1月，特朗普在共和黨內初選告捷後揚言，他如當選下任美國總統，則將對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60%關稅。之前他宣稱，如他入主白宮將在24小時內結束俄烏衝突。與此同時，共和黨在美國國會阻撓拜登政府援烏方案而對援助以色列表示支持，甚至批評拜登政府支援以色列不夠強硬。

特朗普即使有與俄羅斯妥協之心，但無實施之力。北約和歐盟皆反對與俄羅斯妥協。美國共和黨批評拜登政府支援以色列不夠強硬，這是選舉戰伎倆。所以，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宮，則很可能把全球和美國國內的注意力轉向印太、轉向與中國再啟貿易戰，以爭取緩解拜登政府所造成的美國深陷俄烏衝突和巴以新一輪衝突之困局。

印度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是得益者，故我國須加強團結東盟。

# 解決公共財政問題忌殺雞取卵

中西區區議員 胡汶軒

## 我為香港經濟建一言

《財政預算案》即將在本月底發布，社會各界均關注公共財政的穩健性。目前，政府的庫房儲備只剩下不足7000億元，僅僅等同約政府11個月的開支，而外圍經濟環境不穩、人口高齡化等因素更加劇了結構性財赤的陰霾。政府必須正視問題，並就增加政府收入提出長遠有效的方案，而非一時解困。

## 重設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

作為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特區政府一直高度警惕公共財政穩健性以及結構性財赤的問題。早在2013年，政府已委任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旨在「應對人口老化及步向成熟經濟體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最終小組提出了設立「未來基金」等一系列的建議，並獲得政府採納，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未雨綢繆、部署未來的使命。值得注意的是，時至2024年的今日，小組撰寫的《報告》仍具有啟發性。《報告》在第四段已開宗明義指出，香港人口迅速老化，將影響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以及政府的開支和收入。根據當時的估算數據，香港的年齡中位數預計在2041年已高達51.8歲。然而，參照《香港人口推算》的新數字，年齡中位數在2039年將會突破52.5歲，反映香港的人口高齡化情況比過往估算要迅猛得多。此外，《報告》亦指出受經濟情況影響、隨經濟起伏而變化的政府收入，其變化幅度遠大於整體經濟本身變化，這一觀察亦在新冠疫情時政府大力耗用公共財政支撐市道得到證實。由此可見，現時公共財政面臨的挑戰比小組當時所能預見、預測的更為嚴峻。

放眼世界，無論發展程度為何，各國都因應宏觀經濟情況而發布了公共財政長期可持續性相關的研究報告。瑞士聯邦財政部（Federal Department of Finance）、斯洛伐克預算責任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愛爾蘭財政諮詢委員會（Irish Fiscal Advisory Council）等機構都分別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發表了相關文件，總結了人口高齡

化、氣候變化、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安全與能源危機等動搖了公共財政穩健性的因素，並提出了相應的應對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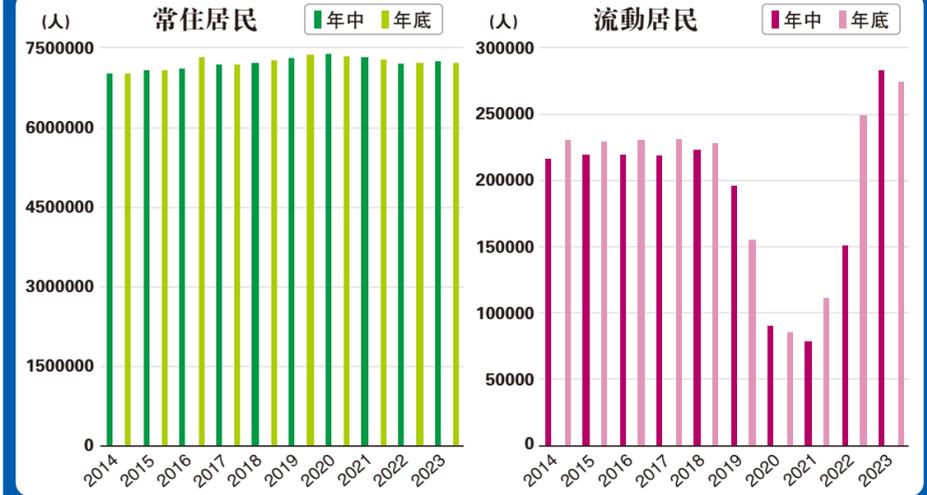
香港不但同樣面對這些經濟體所面臨的三項挑戰，更需要額外應付中美博弈所帶來的沉重貿易氣氛、本地支柱產業有萎靡跡象而新興產業尚未成為頂樑柱等不利因素，盡早進行公共財政長期可持續性研究可謂異常迫切。政府應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重設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其職能不但應評估長遠公共開支的需求，及政府收入的變化，更需要全面構思開源、節流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深入考慮新經濟模式下政府可行的加稅方案，另一方面圍繞削減公共開支提出建議，筆者往後亦會詳細建言獻策。

## 增薪俸稅和利得稅弊多於利

在庫房緊張的背景，有聲音建議政府提升薪俸稅和利得稅，並指出上述直接稅收益只是佔政府收入的大約三分之一，遠比新加坡、法國等發達經濟體為低，因而存在加稅的空間。然而，香港向來依仗簡單低稅制，小規模地提升薪俸稅和利得稅，雖然在帳面上對市民和商界的影響不大，但釋放出的信號卻有機會造成漣漪效應。

香港的疫後復蘇進展比想像中緩慢，大商舖的結業潮、空置的甲級寫字樓都在市民和商戶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各界氛圍都極容易受刺激，市場有機會因為政府加稅而誘發緊張情緒，並進一步滾雪球地加劇目前已廣泛渲染的悲觀情緒，最終導致難以想像的經濟風險。除此以外，正如財政司司長上年度回應類似觀點時指出，政府是「考慮到過去數年香港市民和中小企也生活困苦」因而暫時不考慮加稅，而今年的情況相比往年可謂雪上加霜，市民和商界都暫時未清晰看見經濟復蘇乃至於未來騰飛的曙光，若貿然加稅，恐怕淪為殺雞取卵之舉，讓市道進一步受到打擊。有鑒於此，政府不妨暫緩增加薪俸稅和利得稅，在社會共渡時艱之後再追趕公共財政上的結構優化。

# 商報圖說 人口反彈了 港人回流了?



統計處公布2023年底香港人口增至750萬，2023年中數字更修訂至753萬，亦即創出歷史新高。人口反彈了，是否等於港人回流了？說法半對半錯。

人口統計分為常住居民和流動居民。流動居民的定義是，統計時點前後半年在港逗留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翻查數據，作為自由港的香港，過去流動居民人數一直徘徊約22萬至23萬之間。2019年黑暴肆虐，年中流動居民罕有跌穿20萬，年底更跌至15萬。2020年疫情襲來，通關不順之下人口難以流動，流動居民最低只有不足8萬。及至全面恢復通關，社會由亂入治、由治及興，最新流動人口甚至更勝從前，反彈到27萬至28萬的高水平。換言之，許多香港永久性居民回流了，短暫逗留一個月至三個月。

常住居民的定義是，除了統計時點前後半年在

港逗留最少三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還包括當刻在港的香港非永久性居民（旅客不在其中）。2019年後，常住居民人數高低差距最多涉約20萬，但值得留意是，這不單受香港永久性居民移民左右（無論是移居內地抑或海外），還反映了來港就業及就學人士等非永久性居民的回鄉返國因素（不管是來自內地抑或海外），此外更因老化下死亡人數增加（尤其受疫情所累）和少子化下出生人數減少而減少。截至去年底，常住居民數量已恢復到2018年水平，但與最高峰比較仍少約16萬。

值得留意的是，基於統計時點的時差，不排除有年底回流的港人因逗留時間不足而被定義為流動居民，到年中下次統計時因逗留時間足夠而會被修正定義為常住居民，即現時所見的流動居民之後變為常住居民。所以，人口反彈，證諸流動居民毫無疑問主因是港人回流；至於他們是否長期回流並納入常住居民計算，則要更長時間的觀察。